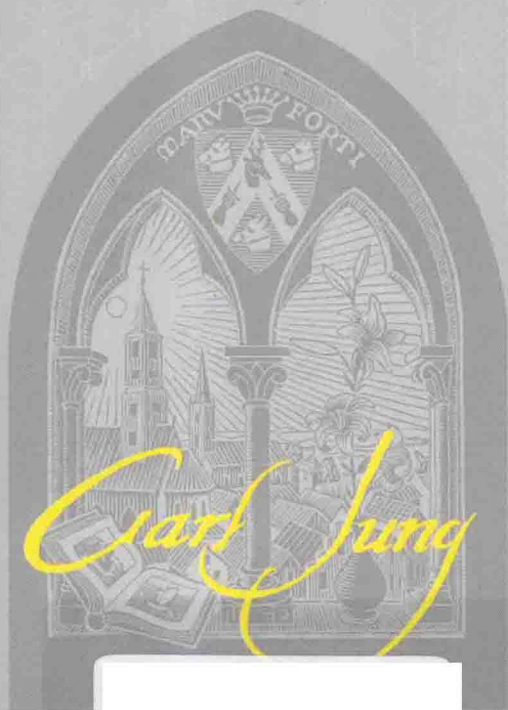




20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学家自述鲜为人知的心灵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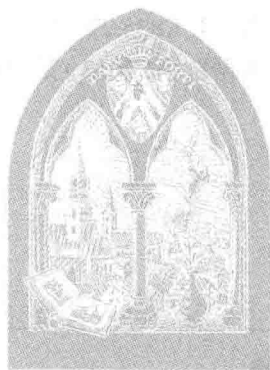
# 荣格自传

经典权威译本

(瑞士) 荣格 著 戴光年 译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20 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学家自述鲜为人知的心灵轨迹



*C. G. Jung*

# 荣格自传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自传 / (瑞士)荣格(Jung,C.G.)著;戴光年译.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430-8058-4

I. ①荣… II. ①荣… ②戴… III. ①荣格,C.G.(1875~1961) — 自传 IV. ①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607号

**书名: 荣格自传**

---

著 者: [瑞士]荣格

译 者: 戴光年

本书策划: 李异鸣 杨 肖

责任编辑: 张葆琚

特约编辑: 刘 璇 王亚斌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胡子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90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mailto: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自序

我的整个人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过程。潜意识里的一切竭力作出种种的外在性表现，而我的人格也逐渐从潜意识状态中成长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自身。用科学的语言不足以追溯我的这一成长历程，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

对于我们内在的体验和永恒方面的存在，那只能通过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神话是富于个人性的，它能比科学还要精确地表现人生。科学以概念来进行工作，这样的概念太过于普通化，因而对不同主体的个人生活的解释过于概念化了。

而今，我八十三岁了，我想承担起讲述我那个人神话的责任。我只能作些直接的表述，只是“讲讲我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唯一的问题是我所讲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神话。

完成自传的写作并不容易，原因是我们并不能提供客观的标准，可以据之以对自己作出判断。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供比较的基础。我明白，在许多方面，我是与其他人并不相同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人。

人是无法拿他自己和任何别的生物相比较的：他非猴子，非牛，非树木。我是一个人。但是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如同每一种有生命的存在那样，我是无穷的神性庇护下的一部分，我不能将自己与任何动物、植物或石头进行比较。只有神话性的存在才能做到。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形成有关他本人的想法的呢？

人类是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生物，尤其是心理过程，我们可控的只有一小部分罢了。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我们无法作出终极性的判断。如果我们拥有这种能力，我们便全知全能了。虽然我们很想做到这些。在心底深处，我们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始于何方，是我们恰好记得的特定的某一点吗？这已经是高度复杂的了。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此，这个故事没有起始，而对其如何开始也只能是含含糊糊地加以暗示罢了。

人生是一种令人生疑的探索实验。仅从显示的数字而言就发生了众多的事件。从个人来看，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不过短短数十年，它竟然能够存在和发展，这实在很神奇。很早以前，在我作为医科大学的学生时就意识到了这一事实，而我竟逃过了早逝这一关，这在我看来实属是奇迹性的。

我一直觉得，生命就像是以根茎来维持存活的植物一般。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深藏于根茎处的。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生命也仅仅能延续一个夏季罢了。随后便枯萎了，十分短暂。若我们想让生命与文明永无休止地生长下去，那绝不可能；然而，我却有这样的感觉，并且一直觉得某种生命总是以变换的方式存活着，借以延续下去。这正如我们眼前的花朵一般，虽然它表面上凋谢了，但是它的根茎仍然在。

到最后，我一生之中唯一值得讲述的事件就是从眼前纷乱变化的事件中抽离出去而认识那个永不会毁灭的世界。这就是我何以重视谈些内心体验的原因，我的梦境和幻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科学研究的原材料。它们是火红的岩浆，要加工的石头便在其中被赋予了形状。

除了内心的体验之外，所有其他的回忆，如旅行、我遇见过的人，还有

我周遭的环境的记忆，这些已经不断褪色。许多参与进了我们时代的人也写过很多当代的记忆；读者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了解这些内容，或者亲耳听他们说一说。我这一生对自己的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大都模糊不清了。但是我所遇到的“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个记忆王国里，有无数的宝藏。与之一比，其他便黯然失色了。

与此相似，其他人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出现就不会消失了，只要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写进了我的卷轴之中，便会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因此，遇见了他们便也就等于回忆起了一些事。

内心体验也在我所遇到的外在性事件上打上了印记的，这在我青年时代及以后一直有着重要性。我很早就意识到：对于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麻烦，若是没法从内心中寻求答案，那么它们最终便失去了所具有的价值。外在性的事是没法代替内心体验的。因此，我这一生对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十分有限。对于它们我无话可说，因为这些内容会是空洞的和不具体的。我只能据内心体验而发言。正是这些，形成了我的一生，而我这本自传所言，便是如此。

# Contents

目 录

自 序

童 年 / 001

中学时期 / 017

· I / 017

· II / 034

· III / 047

· IV / 062

大学时代 / 073

精神病治疗活动 / 10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132

探讨潜意识 / 153

著 述 / 181

塔 楼 / 201

旅 行 / 215

· 北 非 / 215

· 贝勃罗印第安人 / 222

· 肯尼亚和乌干达 / 228

· 印 度 / 247

· 拉文纳和罗马 / 256

# Contents

## 目 录

幻 象 / 261

论及死后的生活 / 269

后期思想 / 293

· I / 293

· II / 306

· III / 315

回 顾 / 317

书 信 / 322

· 弗洛伊德致荣格的信 / 322

· 从美国写给夫人的信 / 326

· 从突尼斯的苏塞写给夫人的信 / 333

· 1952年写给一位年轻学者的信 / 335

· 1959年写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 / 337

· 谈海因里希·齐默 / 338

· 谈西奥多·弗卢努瓦 / 340

· 谈理查德·威尔海姆 /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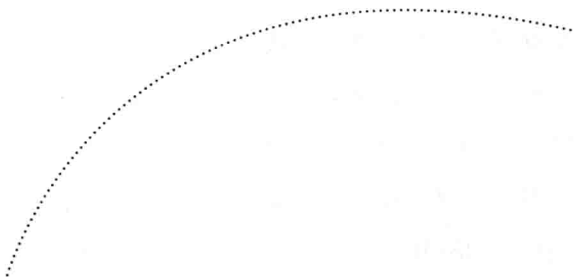
· 《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 / 346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年表及著作 / 360

附 录 / 364



## 童 年



在我出生后半年，我的父母从博登湖畔的凯斯威尔（图尔高州）移居到莱茵河瀑布边上的劳芬城堡，住进了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的事。

我开始记事在两岁的时候。我还依稀记得那所教士的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莱茵河瀑布、沃尔斯小城堡和牧师庄园。这些记忆仿佛是大海里漂浮的岛屿，孤立浮动着，互不相连。

有一个情景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之中，这或许是我生活中的最早记忆，那是一个迷离而模糊的印象：在一个明亮而温暖的夏日，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童车里，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透过碧绿的树叶。童车的顶篷打开着，我刚刚睡醒，这美景让我无比惬意。我的眼中有树叶和花丛中闪耀着的太阳的倒影。一切都是美妙而神奇的，那么五彩斑斓，那么美好！

另一个记忆的情景是：我坐在位于这栋房子西侧的餐厅里，在餐桌旁很高的儿童椅子上，我正用调羹舀热牛奶喝，牛奶里还泡着碎面包块。牛奶的味道非常好，那特有的香味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的香味。应该说，我那时就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个回忆也同样十分遥远。



我还依稀记得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的姑妈跟我说：“我带你去瞧一样东西。”说着便将我领出了家门，走在通向达克森的大路上。在一栋房子前，我们停下来，看天边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是那么清晰可见。“看那儿，”姑妈用瑞士方言兴奋地说着，“山全红了。”那是我首次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便听说，村里上学的孩子第二天要去郊游，并要爬苏黎世附近的约特里山，我非常想去。但是他们说，我太小了，不能去，我没有一点儿办法，伤心极了。从那时起，那个位于皑皑雪山旁的苏黎世和约特里山成了我遥不可及的梦幻之地。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图尔高看望她的朋友们。那是在博登湖畔的一座城堡里。我见到那里的湖滨，一下子就迷上了。渡船激起的浪一直冲到岸边，阳光在水面上闪烁着，船只将水浪激起，又一次次地冲向岸边，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一道道小坎子。湖面向远方无限地伸展开去，那壮丽而宽广的湖面让我心旷神怡。就在那时，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要生活在湖边。我觉得，没有水，人根本就生活不下去。

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乱哄哄的，看上去特别激动。女仆飞快地跑过来，喊着：“渔民们发现了一具死尸，那是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有点心急，想要去看那死了的孩子。母亲一把拉住了我，严厉禁止我往花园里走。等所有的人都走远了，我立即悄悄地溜进了花园深处的洗衣房，门却被锁着。我绕着房子又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槽，它通到斜坡的下面，槽里流淌着血和水。我觉得这事有意思极了，那年我还不满四岁。

我的脑海里还有另一幅画面：我不停地哭闹着，因为我发烧了，没法睡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哼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总会使我安静下来。它是一首君王之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四处静悄悄，大家都睡觉……”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他向我轻轻地唱着。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那会儿得了湿疹。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病。我还隐

约感觉到，父母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的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那是1878年的事。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待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因于婚姻上的麻烦。当时，一个姑妈照料着我。这位姑妈比母亲大二十岁。母亲的离去让我非常痛苦。从那时起，只要有人讲到“爱”这个字，我就会马上产生一种不信任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给我的感觉是十分不可靠的。而“父亲”则意味着可信赖的，但是却软弱无力。带着这样的心理障碍，我开始了我的人生之路。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离开之后，女仆来照料我的起居。我还依稀记得她将我抱起来，把我的脑袋靠在她肩膀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截然不同。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的发型轮廓、她深颜色的颈部和耳朵。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那样新奇，而又格外熟悉。似乎她并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位姑娘成为我后来提出的阿尼玛的雏形。她所传递出的那种既生疏又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女性的形象：一个青春而又美丽的、具有蓝色眼睛、棕色头发的迷人姑娘，她常常带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的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徜徉。婆娑的树枝被阳光穿透，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位姑娘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非常仰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再次见到她。

以上说的都是一些留存“深刻”的记忆。以下我要说的是一些对我影响更深刻的事情，虽然其中有些部分我只是朦胧地记得。记得有一次我摔下了楼梯，而且是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的滋味，我还流了血，一位医生给我缝头部的伤口，一直到上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头上那块疤痕还清晰可见。母亲曾告诉过我，有一次，我和女仆去诺伊豪森，通过莱茵瀑布桥的时候，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差点儿就掉了下去，幸亏女仆抓了我一把。这些事投射出潜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或者说是对生在这世界



上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那期间，每到夜晚来临时，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常常听到莱茵瀑布流淌时发出的沉闷的咆哮声，这让我觉得周围布满危险。总有人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教堂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坑，一堆堆棕色的土被挖出来，一群肃穆的男人穿着长长的礼服，戴着非常高的帽子，脚蹬闪闪发光的黑色靴子，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子。这时，父亲也会身着牧师长袍，声音洪亮地说着话。女人们在不停地哭泣，大概是有亲人正被埋进这个坑里。有些原本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的人，现在却突然不在了，然后我就听说他们被埋了，上帝将他们召唤去了。

母亲教会我做祈祷，这是每天晚上必须要做的事儿。我很喜欢祈祷，因为它使我在深沉不安的黑夜里有一种踏实而舒心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翼，  
慈祥的耶稣，我亲爱的朋友，  
把您的小鸡，您的孩子咽下。  
如果魔鬼要吞食他，  
那只会是白搭。  
请让天使来阻止。  
不许伤害这个孩子。

“耶稣先生”总是能给人安慰，他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一样，富有、威严、受人爱戴，对夜里的小孩子十分关切。至于他怎么会像鸟那样长着翅膀，却是一个谜，这虽然让我十分好奇，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探究这个。我觉得更为有趣、更想弄清楚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而耶稣又是那么不情愿，甚至像吃苦药一样地“吃了”他们。这太匪夷所思了。后来我才明白，魔鬼撒旦也喜欢小孩，为了免得小孩被魔鬼吃掉，

耶稣才不得不如此。虽然耶稣并不情愿这么做，可他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魔鬼撒旦就抓不着他们了。这么一想，我的心中就安宁了许多。可是现在我又听说耶稣还要“吃”别的人，而这次则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这种不吉利的类比导致了十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怀疑上帝了。他失去了那令人安宁的、慈祥而友善的大鸟特征，正在和那些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穿闪光的黑色靴子、抬着黑盒子埋葬死人的整日阴沉着脸的黑衣人们联系在一起。

这些思索造成了我心理上的首次创伤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跟平时一样，坐在屋前的大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子旁边穿过，通向山冈，消失在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所以，如果站在房子旁可以看到伸展出去的、相当长的一段路。那天，当我抬起头来时，就看到一个身着黑色长袍，头戴宽檐帽的人从树林里走过来，那人看上去像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

他慢慢地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穿着拖到脚的黑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景象让我觉得害怕极了，一种极度的恐惧迅速传遍全身，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前不久，我偷偷地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聊天，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的阴险活动。从父亲那恼恨与恐惧的语调中，我猜想，那些“耶稣会会士”是极其危险的人物，危险到连父亲也觉得恐惧。事实上，我并不了解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我对祈祷词中的“耶稣”那个词是十分熟悉的。

我想着，从山上下来的这个人一定是化了装，所以他的衣服才显得那么不合身。或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害怕极了，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子，冲上楼梯，躲在阁楼上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记得我在那里藏了多长时间，不过肯定时间不短，因为当我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偷偷探头张望的时候，那个黑衣人却连影儿也没有了。那以后许多天，我一直被恐惧占据着，我都不敢走出屋子了。即使后来再去那条路上玩儿，那树木葱郁的山坡始终让我警觉万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有害于人的天主教神父罢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也说不太清楚，或者要更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关于梦的记忆。这个梦后来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成为我一生研究的对象。做梦的时候我只有三四岁。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劳芬城堡附近，牧师家的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正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以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十分好奇地走了过去，我朝里面瞧，见到有一排石阶一直通向底下的深处。我迟疑着，但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进去。没多久，就见到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那幕好像是用针织或织锦材料做成的，显得非常气派。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很想知道幕后边是什么，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看到一间大约十米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地板上铺着大石板，屋子中间铺着一条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向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十分漂亮而华丽的金色宝座。我看不大清楚，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那金灿灿的宝座像极了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宝座上还立着一个巨型物体，直通屋顶。起初我以为是个很高的树桩，它的直径有五十到六十厘米，高达四五米。组成它的材料也非常有意思，它有皮有肉，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但是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只有一只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的眼睛。

屋子里很亮，可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光源，但头顶处却有一点亮光。宝座上的那个东西虽然并没有动，可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会像一条虫那样向我爬过来。我害怕极了，全身僵硬着站在那里。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从头顶上传了过来：“你看那儿，这就是那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让我更加害怕，我战栗不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就醒了过来。从此之后，好多个夜晚我都无法安眠，就怕这样的噩梦再次出现。

这个梦一直纠缠了我好些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个巨型物体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古老的祭仪中存在的生殖器。我一直没有弄懂，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是

吃人的怪物”，还是说“这是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层意思，那就是说吃小孩的并不是耶稣或者耶稣会会士，而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说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那么，那些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变成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便是它直挺挺地竖立着，它自尊为王地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地下的一座神庙，它那绿色的帷幕象征着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血红色的地毯和圆形拱顶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已经去过了姆诺特，看见过沙夫豪森城堡的主楼了？但这有点不大可能，谁会领一个三岁的孩子去那儿呢？所以它与记忆痕迹没有丝毫的关系。同样，我并不知道那个解剖学上十分形象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小便排出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放光，它指明了“生殖器”（Phallus）这个词的词源（希腊原文即为“发光”“明亮”的意思）。

不管怎样，这梦里的生殖器对我来讲就是地下一个没有被提及过的神。它一直留在我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特别提到耶稣，它就出现在我脑海中。我从来都不认为耶稣是真实的存在，我也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他，他从来都没有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对应物。这个可怕的启示降临到了我身上，以至于我从来都没有去寻觅过那世人所推崇的上帝的代表。

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某种殡葬仪式。送葬的人脸色阴沉，面容悲伤，而转眼之间他们又会偷笑起来，一点儿也不难过。耶稣在我看来就是一尊死神，只有在驱散黑夜的恐惧时，他才给我帮助。但是他自己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痛苦不堪、鲜血淋漓的，让人害怕极了。人们常常赞扬他的慈爱与善良，可我私下里却表示怀疑，尤其是，那些说着“亲爱的耶稣”最起劲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发亮的黑色靴子，这不禁让我想起葬礼的情形。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激起了我的



恐惧感，以至于偶尔见到的天主教神父也让我感觉十分不快，他们总是让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惹恼过父亲，让父亲感觉恐惧和不安。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我没有做到，心中的不信任感总是隐隐传来。

对“黑衣人”的恐惧会发生到每个孩子的身上。但那并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耶稣。”这种认识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脑海中。这非常折磨我。而且在梦中常常会出现那些奇特而象征性的装扮，还不可思议地将他看成是“吃人的怪物”。这“吃人的怪物”不是吓唬小孩的幽灵，而是矗立在地下室的一尊金色宝座之中。在我孩童般的意识中，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那上面，而只有像上帝和耶稣这样地位的人才能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比这个宝座更高、更辉煌的宝座之上。而与这位耶稣有关的是戴着宽大的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的形象。因此，我常常得朝山坡那个方向张望着，以防又有别的危险出现在我身旁。

在梦中，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我看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它是那么异乎寻常，它并不像是人间的，而是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我读到了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论文，文章中讲述了在最初的基督教圣餐中就有象征性的吃人习俗。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不但不幼稚，而且相当成熟，甚至是过分成熟了。当时在我的心中究竟是谁在说话？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人的理智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头脑简单的人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也会大谈“偶然”和“事后的牵强解释”，以此来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纯真心灵的不好的思想。啊，这是些多么善良的、讲求实效的、头脑健康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蝌蚪，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在阳光的照射下快乐无比地游来游去，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干涸了，它们就要无处栖身。它们对此一点儿也不担心。



那么当时我的心里说了些什么？又是谁谈起过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呢？又是谁将上苍和地下结合在我的心里，造成了我激情澎湃的后半生生活的基石？又是谁对那个纯洁善良而又对人生充满担心的少年产生了影响呢？除了那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者又会是谁呢？

通过这些儿时的梦境，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是在地下举行的葬礼，许多年后，我才从中解脱出来。而今我才明白，那是为了将尽可能多的光引入黑暗之中，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精神生活就是以这种潜意识为开端的。

1879年，我们举家搬至巴塞尔附近的克莱因-许宁根，其实这事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记得很清楚：某天夜晚，父亲将我从床上抱起来，走到我家那个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着天空给我看，那是黄昏的夜晚，天空中燃烧着一片耀眼的绿光。那正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情景。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再后来，当地爆发了一次大水，流过许多村镇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冲毁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梁。有十四个村民被淹死了，混浊的黄水夹裹着尸体进了莱茵河。洪水过后，尸体就被留在了泥沙里。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好奇心又驱使我跑去看。我见到一个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尸，他肯定是从教堂里出来的。他身体的一半被埋在了沙子里，眼睛被手臂遮挡着。仿佛见到了一头猪被宰杀，我兴奋极了，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具尸体。见此情景，母亲吓坏了，她甚至有些惊恐，但杀猪和死人仍然对我有着无法言喻的吸引力。

我对绘画艺术的最早记忆也得从住在克莱因-许宁根的那些年说起。父母亲当时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其中有一间屋子里面很暗。陈设的家具质地考究，墙上还挂着很多的古画。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幅画着大卫和葛利亚的意大利油画。它是从基多·雷尼<sup>①</sup>的画室里复制的仿制品，原作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这幅画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并不知道。那

<sup>①</sup>基多·雷尼（1575-1642）：意大利通俗画家，《戴荆冠的基督》是其代表作。